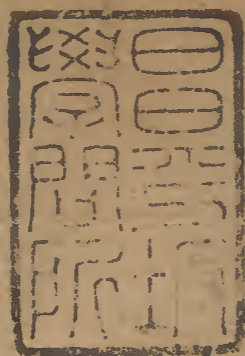


真西山集

十三之六



對越乙藁

一〇二七六	類
二七六	函
三三	架
一三八	冊

漢書	類
一〇二七六	函
三三	架
一三八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76
冊數	18 (6)
函號	316 28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對越乙藁

奏劄

甲午二月應詔上封事

臣恭覩正月一日御筆令內外小大之臣悉上封

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者臣愚不肖往

者陛下龍飛五位召自長沙一對便朝再侍經幄

玉色睟然顧訪甚寵臣於是時仰窺聖學之高明

已知為不世出之主矣狂踈妄發自速辜愆投迹山

林繫念宸極一飯弗舍此心如丹陛下以天也之

仁不棄小物復拔拭而使令之政雖捐軀未足論報
而天佑我宋默啓 聖心躬攬大權更張庶政乾動
雷發觀聽一新方且勞謙弗居親御翰墨誕告中外
凡曰臣子皆許盡言伏想薦紳之士洋洋動心直辭
正論交進闕下况如臣者受恩思報其敢忘言而伏
念旬時未知所以言者邇者竊聞京湖帥臣以八
陵之圖來上 陛下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命卿監郎
官以上詣省恭胝集議以聞蓋將稽按舊章遣使朝
謁以慰 一祖 六宗之靈而遠方傳聞未知其的
或謂 人以河南歸我而 朝廷因有經略中原之

謀審如所傳是將復蹈 宣和之轍也日夕恐懼不
知所云及觀從臣集議之辭乃知 朝廷之上務存
審重遣使一節猶不敢輕經略之謀斷所不苟然臣
區區猶以為憂者蓋強虜暴興接我疆場虎狼之敵
近在藩垣應接少差事變難測臣自嘉定四年國信
使余嶸歸自燕境適因面對論金虜况亡者三中國
當圖者二其後叨塵柱史宿直玉堂中夜以思惕然
不寐亟陳祈天永命之說未幾銜命聘虜道梗莫前
歸對延和深陳所以備敵之策既又直前奏事謂彼
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踰黃河一帶之水以

趨汴盍圖自立之計以謹未然之防而一時儉人交
相姍笑臣以孤直不勝衆諛因以便親旬外而去陛
辭之日猶獻瞽言及在江東復上封奏舉宣和之十
失願今日之深懲蓋臣愚忠知國家異日必與之鄰
既與之鄰安能無隙既與之隙不免交兵執所必然
理當豫慮故不敢徇衆人之所忽而獨陳私已之深
憂欲於未雨之時大為徹桑之備距今二十有餘年
矣不幸故相諱聞人言獨任私智凡臣所陳一不訾
省乃今中原無主遺黎思 宋掃清河洛茲惟厥時
而士無智愚僉曰未可者以二十餘年之間政出私

門謀猶回適隳祖宗之法度懷 朝廷之紀綱民力
朘剝而無餘人材衰頹而不振雖 陛下赫然振起
風采頓殊然非堅持一意行之十年未可以冀中興
之效也然以今日之名義揆諸宣和固有不同者蓋
宣和之於契丹與國也今日之於女真世讎也伐與
國為非義滅世讎為當然幽燕之失虜取之於前代
中原之失虜取之於本朝前代之憾可捐而 祖宗
之耻不可以不雪惟其名義之不同故或以規恢為
當舉然名必有實之相副義非徒說之可行求之在
我力未足為而欲借助於夷狄則臣未見其可也臣

觀荆襄露布之上具述得蔡之由若盡出於我者然
以徵盧燕貉等語觀之是又不能不藉於 何邪自
有載藉以來與夷狄共事者未嘗無禍惟周漢之興
無求於彼而彼自樂從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
也若唐高祖則求助於突厥矣肅宗則求助於回紇
矣然伐隋之役主謀者太宗而奮力者諸將下西河
破霍邑者太宗而非突厥也略扶風渡渭水者諸將
而非突厥也入關之師二十萬而康綽利以兵至者
纔五百人豈嘗專恃之乎其復長安也郭子儀為主
將李嗣業王思禮副之王師取勝於前而回紇始覲

擊於後廣平王俶統蕃漢之兵十五萬而葉護以兵
至者纔四千人豈嘗專恃之乎高祖肅宗惟求助於
夷狄是以有後日之禍惟不專恃於夷狄故其禍未
至於極焉乃若 宣和則異於此童貫圖幽燕不能
得而女真得之譚稭圖雲中不能得而女真得之我
師敗於蘭溝旬又敗於白溝又敗於燕城而女真之
兵所至輒克我不能自取寸土而即彼以求之故歲
幣百萬之須吾不能卻也借糧之請犒師之請各以
二十萬計吾不能拒也驅職官富戶以往而遺我空
城吾不能爭也背雲中之約而自取之吾不能校也

我無可恃之實而惟虜是恃故其禍至此而極臣尚
忍言之哉今觀從臣所議蓋以深滄事宜獨慮帥
臣既以為功欲其亟遂虜情未順必求好以悅之道
塗尚梗必借力以通之如此則今之恃虜如昔恃金
國家多事從此始矣夫犬戎之性冒沒貪恠一與之
接烏能中絕獨不觀宣和海上之盟乎方其齎詔市
馬亦未決然與之共事也其後裕陵悔悟固嘗中
輟而虜責元約欲止不能侵尋蹉跌綏成大咎今帥
臣既遣小使與之往來又命師徒與之會合雖曰未
晉交通不可得已若朝陵之行又復賴之臣恐無

羸之求難塞之辭自此狎至雖竭吾力以奉之未足
以飽豺狼之欲也或謂故疆之復天實命之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臣以為不然當宣和之世契丹潰敗涿
易來歸不可謂非天予也而人謀弗臧以適賈禍今
治化修明固非昔比然圖恢復之功必有恢復之人
有恢復之人必有恢復之具謀臣勇將者恢復之人
也聚財積粟者恢復之具也宣和之時群邪用事
寧有遠謀然西兵宿將盡萃闕下老成持重有如种
師道驍悍敢戰有如楊可世而驅之即敵每向輒北
今群賢在列豈曰乏材大抵文致雖優往往弗嫻武

略宣威制閩實難其人翰取翰守孰可以繼儲材待
事所宜蚤圖而環眎諸將亦未見有種楊比者以種
與楊猶不克濟而况弗若者乎此臣之所甚憂者一
也 宣和承平熙洽公私富貴可知用兵曾未幾時
而改鹽鈔法科免夫錢所至騷然民不堪命版圖未
復群盜蝟興今之事力視昔何若權門有丘山之積
公家無旬月之儲在在枵虛人人愁歎江湖閩浙寇
警甫平民未懷生幸禍者衆拊之以循吏卹之以寬
條疾痛呻吟度幾少息而師期一起科歛必繁官吏
緣此以誅求姦雄因之而煽動豈細故哉此臣之所

甚憂者二也况於移江淮之甲兵以守無用之
運江淮之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其費甚鉅其力甚
難富庶之效茫未可期根本之虛其弊立見方女真
以燕城運我也其臣有漏言者曰此可僅保三年蓋
謂我之葺理粗成彼之奪攘必至及其背盟入寇果
如所云 今昔豈異此又臣之所甚懼也伏
惟 陛下親政以來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二三輔臣
虛懷無我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塗方開善類吐氣
此鄉治之機也但能持之以堅忍守之以兢畏姦聲
亂色不汨清明倖臣懿戚不竊威福廟堂行事常公

而無私臺諫言事有直而無枉君子得行其志而小人不敢為欺正論益以開明而邪說不容眩惑則雖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期國家安榮社稷長遠為陛下計孰便於此若乃釋樂成之業而冀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臣雖懦弱亦知英主有為之志臣子所當奉承顧今更張俶爾百度闕然譬猶宿疾方瘳正須保養所當厚擁深培以固元氣不當輕舉妄動以搖本根願陛下日與輔臣籌之委常務於有司講安危之大計緩謁陵之禮而急扞塞之防修理內之政以為禦外之

本凡可以自強其國者汲汲而圖之使吾之元氣實根本牢則形勢自張氣燄自著雖強暴豈能干有道之國哉然後審度事情為之應接或用祖宗交遼之典故或倣東晉絕虜之規模因時制宜期於適當至於中原舊物豈可弭忘必量吾力之能為然後隨機而善應與其藉虜以啓後患不若竢時姑固吾圉昔晉建元中北方潰亂商浩將謀討伐王羲之諫曰今雖有可喜之會而內求諸已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莫若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執舉謀之未晚既而洛陽有變浩遂帥師以往修復園

陵王虎之亦言未宜輕進皆不見從浩果喪敗而歸
晉室益以不競今雖未有此舉然二王之言可為龜
鑑惟陛下審之重之毋使制閫之臣設事如商浩
而臣竊知言之名不勝大願

貼黃臣竊見宣和平燕之議本自姦臣徽廟初
無固必其始也布衣安堯臣上書斥童貫蔡京妄
開邊釁大臣乞加竄殛上曰言路蔽塞久矣豈
可重罪即命以官此徽廟本心也故其時內而
執政外而邊臣猶有以正論進者其後邪說浸淫
上誤聖聽師行之日詔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而

宋昭以上書狂妄編竄海南於是言路絕而禍階
成矣陛下盛德謙冲開道求諫群臣仰體聖意
當此大議必有昌言言之異同均於為國惟陛
下悉加容納毋以沮事罪之廢幾下情獲伸言路
無壅實天下之幸臣不揆狂僭始終乞以宣和
為鑑仰祈 敷察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一

九月十三日
選德殿

臣聞當天命已定之餘而不忘戒懼者三代令王之
所以長世也當天命未定之時而遽妄戒懼者後世
人主之所以不克終也臣嘗讀書而得基命定命之

說竊以謂周之文武基命者也若成王則命已定矣而周公作詩以戒王乃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過尔躬召公作書以戒王亦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夫周至成王再世耳而文武之功配天罔極天命烏乎而遽止亦豈待祈而後求耶及觀太康之於夏太甲之於商僅一再傳而一則以盤游失國一則以欲敗度縱敗禮而幾失之天未嘗以禹湯之烈而私其子孫也是以謂之難謀是以謂之靡常然後知二公惓惓之忠非過計也然則繼守成之主其可以天命已定而

忽之哉歟今天下何時也臣以為天命未定之時也夫自 藝祖基肇造之命而 太宗定之 高宗基中興之命而 孝宗定之 聖子 神孫繼繼承承于千萬年命之定也久矣而臣以為未定者蓋觀皇矣之詩而知文王受命之由方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始則觀之二國焉求之不獲而又觀之四國焉其德皆莫若文王者於是睠焉西顧命之為中夏主夫豈苟然哉今中原倣擾天之簡求民主茲惟厥時使吾之德足以當天心天必不舍而他畀也苟吾之德未足以當天心天必轉而他之矣臣故曰此天命

未定之時也 嘉定中臣繆直禁林是時斲日以興
金日以削嘗中夜彷徨而起曰此吾國安危將判之
秋君臣上下恐懼修省之日也於是進祈天求命之
戒 寧宗皇帝優容狂瞽嘉歎再三而權臣寡識懣
不之省自是二十餘年德政未嘗增修人心惟益咨
怨所謂祈天求命之言直視以為遺闕而欺天罔人
之事則益甚焉是以譴告頻仍灾害酷烈錢塘巨浸
莽為沙磧天台茗霽州化為湖而都城之災則尤曠
古所未有他如彗孛飛流之變無歲無之盜賊兵燹
之厄幾半天下吾國之勢蓋岌岌然上賴 九廟之

靈權臣殞命 陛下親政英明果斷薄海聳觀而於
外攘內修之政未及大有所為金遽以戚告矣群雄
虎爭猛敵熾銳豫備深防所當汲汲內顧根本猶有
可虞而邊臣匆匆或假和以紓患或恃戰以成功臣
以為皆非至計也昔人有言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夏
秋以來積陰多雨陽澤弗競而乾文示異數尤於清
臺之占因人事以推天心殆有甚可懼者臣是以復
進祈天求命之說也然所謂祈者豈世俗檮禳小數
諛瀆鬼神之謂也稽諸召誥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
有之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近世大儒皆謂敬者

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 陛下聖學高明固嘗以
毋不敬之言揭諸宥坐朝夕仰視如對神明然所以
害吾敬者則不可不察也儀狄之酒伐德亂性此害
吾敬者也南威之色蕩心惑志此害吾敬者也 陛
下於此心惕然自省曰沉湎冒色婦言是用昔人之
所以自絕也其可不戒乎侏儒之戲滑稽之談此害
吾敬者也 陛下於此心肅然自持曰優笑在前賢
才在後昔人之所以取亡也其可不戒乎鄭聲之淫
佞人之殆有一于此皆是害敬放而遠之不可以不
嚴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于

此皆足害敬屏而絕之不可以不力如此則 陛下
之心清明純粹萬善出焉則又反而思之曰朕自即
位以來為權臣所誤其失有幾凡 聖心之所未安
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改之其可以或吝則又稽于衆
曰朕言動之不中道政令之不合宜者其事有幾凡
人情之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更之其可以或
後蓋一念之愧不敢安此敬也一事之戾不敢忽亦
敬也謹之於心術之微而發之於踐履之實必如湯
之日躋文王之緝熙中宗之嚴恭寅畏然後謂之無
不敬此祈天永命之一也然召公既曰敬德又必以

小民參之何邪蓋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也權臣用事以來成賊元元殆非一事蓋其始也易楮弊易鹽鈔顯用罔利之術而峻繩下之刑估沒編隸濫及無辜而民怨其中也黜忠良而進貪刻舉赤子以付豺狼遠近嗷嗷恬不之恤而民益怨其末也廉耻道絕貨賂公行以服食器用為未足而責之以寶玉珠璣以寶室珠璣為不足而責之以田宅契券希指求進者雖殺人于貨亦所忍為而民大怨矣江湖閩廣三衢之盜相挺而起生靈荼毒幾千萬人戶口減少殆什七八幸而無盜者

以官吏爭自為盜田里荒寂州縣蕭條亦無異於林黑山之所躡轢也可勝嘆哉仰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徂于舊習者鮮為革心之圖困于虐政者未被息肩之惠蓋賄道雖窒而昔之賄進者尚存賍吏雖懲而賍多者或反漏網加以邊事既興江淮之間科調百出所至騷然民不堪命遠而襄蜀抑又可知臣恐非所以培本根壽命脉也陛下至仁寧忍聞此臣願聖志惻然興念申頌詔旨凡郡邑培刻之政邊閩科調之擾悉從禁止敢違命者必罰無赦至於行都近甸為沐浴雨露之首而楮

輕物貴為生孔躋愁歎之聲在在而有書稱文王惠
鮮鯁寡皆窮悴之人奄奄就盡惠澤所及鮮然咸有
生意此海內所望於 仁聖之君也宜命近臣條舉
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三事者以次行之
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
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陛下真能敬德於
上而使斯民懷生於下則人心悅而天意順恢拓之
本其在斯乎天厭夷德久矣韃戎殘暴所至為墟必
非眷命之所屬 陛下春秋鼎盛聖德日新惟益懋
敬焉一陟一降在帝左右一游一行若天與俱強勉

力行悠久不息以迓續休命於無窮乃瞻南顧當有
其日中原故物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及其
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昔梁武欲取河南嘗自語曰
吾之基業有如金甌脫致紛紜悔之何及徒以乙卯
之夢群臣之諛不能自克卒隳金甌之業追迹梁武
平生所為違天悖理何可勝數無得天之實而希不
世之功其失宜哉臣區區所陳本於周召聖賢典訓
必不誤人且前日嘗以告 先皇今敢不以告 陛
下臣之愚忠壯老一心惟聖明裁察

二

臣既以祈天永命之說為 陛下獻矣區區愚忠未
能自己輒復陳之比者王師深入或者徃徃議 朝
廷之過舉臣獨有以識 陛下之本心蠢茲女真穢
我河洛逾百年矣厥罪貫盈天命勦之則 九廟神
靈所當慰安 八陵兆域所當省謁媮安不振是以
弱示敵撫機不發是以權予敵此 陛下之本心也
以名則正以義則順議者之言無乃過乎然昔之進
取者必先立規模以為一定不移之計故十年生聚
十年教訓者越勾踐之規模也閉關息民務農講武
三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惟其規模既定

確守不易凡二十三年之間非圖敵之事則不為故
越師一出而吳不能支亮雖扼於強對亦能自保其
國自 嘉定四年冬始得韃人圍燕之報有識之士
知 國家異日必與韃鄰既與之鄰不能無隙既與
之隙必至交兵臣雖愚懵亦嘗屢言於 朝使當是
時便立一定之畫日夜而圖之如農之有畔如工商
之有業則其家計之立也久矣何至遺 陛下今日
之憂邪而權臣苟安不為遠慮邊民凋耗而無以生
聚邊兵脆弱而無以教訓農政不修兵備不講而於
其間繕官府以文太平受寶玉以侈符貺欺愚上下

以固已權 陛下朝聽政環顧內外無一可恃者
平居支持猶懼未足况以之圖大事乎且用兵莫急
於人才武將能否短長臣久在遠方未之詳也姑以
文臣知兵威望已著者言之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以
天下之大而其才可以當制閫者寥寥如此豈天不
生才於今代耶高才自負者類多摧殘而沮喪中才
可勉者未嘗長養以作成是以彫零蕭索若是極也
昔 仁宗時賢材最盛而歐陽修猶曰今奔走四方
惟一社祀使脩在今日又可勝歎乎夫古之用人必
有副貳而 祖宗故事儲帥材於監司今內而金陵

荆鄂外而兩淮襄漢僅求充數已患乏人况於副貳
乎以人材之乏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用兵莫急
於軍食臣在 嘉定中以使事至盱眙歸以告 先
帝曰問者自揚而之楚自楚而之盱眙經行所及凡
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亡際重湖陂澤渺瀰相連而
田野之民又皆堅悍強忍亡吳兇驕脆之態迨久駐
邊城訪聞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
然歎曰此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強兵足食
為進取之資也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謂
宜及今亟行經理大修墾田之政願為一司以領之

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
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五勒以軍法不待糧餼皆
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
以攻 先帝首肯至于再三使權臣有意為國經營
選用得人措置有方不數年間可以坐收成效而所
用守將大抵非材經理之方未嘗介意塞下之備枵
然亡有一旦舉兵方遠漕浙來以入江自江而入淮
汴既久堙又須陸運其為勞費甚於登天以軍食之
艱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
罪非今日措置之失今日適承其弊爾承三十年之

弊欲整治之度非十年不能縱令勤敏燕倍亦非三
數年不可以臣觀之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務農講
武之時也願 陛下亟與大臣籌之考亮行事而參
之以時勢之宜立為規模確然不易其間因敵制變
固有活法要當以收斂靠實為主外則張皇聲勢不
為敵所輕內則嚴護本根不為敵所致臣雖愚懵然
向為 先帝言莫非恢拓之事今豈自渝素論哉時
措之宜聖賢所貴惟 聖明裁擇

貼黃臣竊惟今日承權臣極弊之餘猶以和扁繼
庸醫作壞之後也其證危其力艱若一藥之誤至

于害事則人將以責和偏而不責庸醫也是代為庸醫受責也兢兢戒謹尤當百倍惟陛下與大臣垂意與其用猛狼之藥不若施平穩之劑臣不勝惓惓

又貼黃臣所謂毋為敵所致者蓋兵法有致人不致人之說王師之出若狡虜有謀縱令深入然後據守險要以扼吾之前匿兵設伏以衝吾之中抄絕餉糧以斷吾之後則吾之進退豈不為難此其當慮者一又或陽棄河南若不警省或一年或二三年吾必大為經略之謀移兵屯運金穀置官吏

繕城池竭東南事力以填無窮之壑俟吾緝理之有緒然後傾國而爭之當是時欲守則為力孔艱欲棄則前功俱廢此其當慮者二又王師盡起分據諸城而內之守備必虛萬一虜以輕兵綴吾諸城之戍而經由他道窺我三邊其將還師以自救耶抑姑堅守而勿顧也根本之重豈容弗思此其當慮者三兵革一興調度繁夥公私之積又極殫虛不取之民將烏從出昔宋元嘉之政冠于江左而用兵曾未幾時既令王公以下至于富民各致金帛之助而科借之數猥及僧尼書之史冊後以

為笑本朝宣和間外內富盛徒以燕山之後令民
出免夫錢盜賊緣之而作比年以來民貧至骨
聖朝更化方事撫摩常賦猶或蠲除豈忍橫有科
率而外間所需例下州縣州縣何從取辦不過責
之於民彫瘵之餘豈堪朘削臣昨守溫陵見松江
制司行下收買籐麻所至皆以為苦近至三衢又
聞漕司行下收買楮皮衢婺之民不堪設或用兵連年
麻楮皮細事少加抑配人已不堪設或用兵連年
所湏者廣欲不為科歛勢不可得人窮好亂奸宄
乘之憂在腹心良非細故此其當慮者四劉裕伐

燕孟昶實贊其決裕既北向內地空虛盧循徐道
覆之謀猶豫久之晉得為備幸而破賊豈曰成謀
前事之師不容不監此其當慮者五以前二難并
此五慮臣是以輒獻收歛靠實之言惟陛下察
臣之忠而非苟異者明良會聚早定大計臣不勝
懇懇效忠之至

三

臣前二疏略盡愚忠中夜以思復懼有所未盡者敢
不空臆言之臣竊惟今日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決群
臣不可無相濟之和自頃偏師失利陛下特發英

斷簿責帥臣姑令以功贖過蓋得秦穆用人之意而
置司于泗水邇東淮仰窺 聖算沉深嘿悟進取之
難漸為收歛之計大臣至公無我不膠先入之言從
容回斡蓋有不可曉然示人者然臣尚慮將帥耻於
無功或云洛陽雖失東南之兩都自如或云虜將已
斃河南之戍兵盡去或又謂虜有內變未能報東門
之師凡若是者若可喜而實未然也昨者洛邑之屯
望風輒遁汴睢之守其能堅乎一將雖亡豈無他將
戍兵暫去寧保不來惟幸內變之或然則可牽制而
未動然大羊多詐每能以此誑人方粘罕聚衆來南

亦有林牙復興之報若廟朝不審遽信所聞猶豫之
間計不早定必待敵至然後圖之則遲緩未免矢機
倉猝而不及審慮曷若及今酌理勢之所宜務規模
之先立按為定論毋或轉移以之應敵庶有餘裕臣
所以謂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法也先聖有言君子和
而不同所貴乎君子者以其叶心而共濟非以其阿
意而相從也比者更張以來登延衆彥將追元祐之
風而群賢持論頗有不一之患故兵議既興有以先
發制人為說者有以量時度力為言者彼是此非莫
能相一而臣顧以為喜者蓋同異紛紜之中實至當

之論所由出故也然 朝廷之上初未嘗以同異為
好惡而縉紳之列乃或以同異為愛憎臣則憂之夫
主於先發制人者為國也主於量時度力者亦為國
也意見不同同於為國蓋亦平心商榷惟是之從可
也奚必以異已而相嫉乎 元祐中稟稟向治矣惟
群賢自為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 紹聖之禍今
雖未至於斯可不預防其漸臣願 陛下戒諭群臣
各盡忠益事求適當不必苟同見有異同勿相疑忌
成衆賢和朝之美取同心報國之功此臣所以謂群
臣不可無相濟之和也臣志在納忠喋喋無已仰祈

察

四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
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經語孟之為教不出
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
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
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
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
以此為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 陛
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即位以

東山文集卷之十三
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窮道義自昔好
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預講讀
之末嘗歆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為書以
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君憂
國之念雖在猷畝未嘗少忘閑居無事則取前所歆
為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
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
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
之為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
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

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
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
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
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
之以古今之事跡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
之巨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
長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為之事粗見於此矣
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為卷四十有三為帙二
十有二輒因 召對冒昧以聞伏望 聖慈察臣一
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 勅旨許臣

侵進而 陛下於幾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
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奉 聖旨疾速
投進

得聖語申省狀

本月十三日午時蒙 恩 選德殿內引奏事某拜
拜陛 殿首叙違去闕庭之久蒙 恩收召 上曰
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之念次讀第一劄至此天命
未定之時也奏云臣非以 國家基業為未定也今
中原無主正是上天監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 陛
下若能修德以格天天必命 陛下為中原之主

能則天命將歸之他人此臣所以進祈天永命之
也 上首肯再三又讀至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
之珍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以害教某奏云禹之
戒舜曰無若卅朱傲惟嫚遊是好召公戒成王曰無
若殷王受飲於酒德哉舜何至於好嫚遊成王何至
於飲酒德忠臣愛君常儆戒於未然今臣所謂儆狄
之酒南威之色與夫鄭聲佞人之屬亦是儆戒未然
之意 上曰此數者苟有其一真足以害教又讀至
聖心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某奏人之心即天
之心但為私欲之蔽則與天不相似故臣欲 陛下

屏去數者之欲使此心清明純粹 陛下之心即天心也 上欣然嘉納又讀至人情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 上曰民心即是天心又讀至狃于舊習者未有革心之圖 上曰徃徃士大夫革面而未革心臣奏士大夫為權臣崇尚財利士大夫化之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士大夫須是知義然後可為國家用 上曰未能丕變在某奏此全在 陛下與大臣大明黜陟使士大夫知義利之分久之須能丕變 上曰然又讀至凡都邑培克之政邊閫科調之擾悉從禁止因口奏申言之且乞選好監司郡守以撫摩

其民 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某再三媿謝至宜命近臣條舉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三事以次而行奏云比年民之窮困極矣臣久在田里實親見之願 陛下與大臣熟議於近臣中擇其用心忠厚通曉民事者令條具今日便民之事以次施行此乃培根本壽命脉之要此即所謂祈天永命也 上欣然嘉納讀至論梁武處奏云梁武平生奉佛不知奉天知愛恤僧尼不知愛恤百姓太子統慈仁好文梁武以事疑之使憂沮而死諸子皆令典兵無羨方之訓至於舉兵相圖如此所為天豈肯付以

中原 上深首肯讀第二劄至以名則正以義則順
奏云今日欲要恢復喚作不是不得 陛下為人子
孫當仇虜殄滅之後如何不令人省視宮闕如何不
吊問中原遺黎但緣故相全不會做得工夫所以今
日倍費 陛下心力 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
忠誠讀至第三劄王師深入處 上曰朕亦嘗親筆
行下戒敕又讀進書劄至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
先後尤明且備 上曰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乃用
處須至誠意正心修身方得某奏上面更有格物致
知工夫人君於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須是都講究

透徹方能誠意正心又讀至明道術辨人才處某奏
云昨來權臣凡事皆是欺罔 陛下是時講筵官亦
為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官講易輒為姦言云
臣是時深不能平欲闕之又恐紛爭於 陛下之前
有傷事體退而自咎若使程頤朱熹當此必是與之
深辨臣因自咎學力未到故不當放過處放過了
上亦愕然某奏 陛下須是做格物致知工夫於天
下義理無不通曉則此等姦罔之言自不敢進臣於
是時便欲編集此書以獻 陛下緣去國之速不曾
做得閑居八年此書方能成就 上喜甚曰此書便

好將來某奏書已在此更欲點對候得 聖旨方敢
投進奏劄讀畢 上忽發問福建想未是無事在某
奏 陛下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福建委是未必無事
近日泉漳又破三縣蓋緣無兵無將無帥臣 上問
誰可作帥某奏臣亦正恐廟堂發問反復深思所以
對者委未有其人 上又問憲如何某奏憲亦曉事
能官但要之自不可無帥容某退與丞相言之早早
擇帥 上又問福建監法未變亦自未便某奏監法
乃致寇之源緣福鹽溯流而至南劔又自邵武溯流
而上汀州其般運甚難故鹽到汀州不勝其淆雜不

勝其貴所以汀人只便於食私鹽自循梅潮漳來
近又潔白價又廉故汀人每至冬春間千百為群與
販因而行劫官司一遣人追捕便至拒捍殺人此鹽
賊所從起也臣昨叨閩帥深欲更張緣鹽事屬漕司
帥司管他不得方欲與漕臣袁甫商量區處而臣與
甫各 召還遂不及為容退與宰相言之行下漕司
講求利便之策遂再拜退

奏對手記九月十三日 選德殿內引奏事始誤
謂 此殿為緝熙後乃知為 選德殿也所得
聖語除已申後省等處外又記讀第二劄貼黃奏

云不知進取之兵外沿邊更有自守之兵否 上
曰那得來其奏云如此則甚不便豈不見古人有
所謂圍魏救趙者乎魏人伐趙趙求救於齊齊將
田忌用孫臏之謀引兵徑圍大梁魏人還兵自救
遂以大敗今我既無自守之兵彼豈不能以輕兵
綴吾諸將徑以大兵擣吾之虜乎臣所以進收斂
靠實之說也此一節偶忘申述故記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對越乙藁

奏劄

十一月癸亥後殿奏已見劄子一

臣一介迂疎蒙 陛下寘諸禁林清切之地蓋歐陽
修所謂官為學士職在論思者而供職以來五閱旬
浹未有秋毫裨益 聖政私自慚負無所措躬然夙
宵憂念惟在國事輒以區區愚管冒昧有陳臣竊惟
今日不幸當權臣積壞未易理之 朝廷又不幸值
疆大崛起未易勝之鄰敵又無故先挑不可開之邊

隙而欲以東南一隅之力守江淮以北千百里之故
疆此執之所甚難而時之所未可者也士大夫苟忠
於國孰不危之然知其危而不圖所以安是徒知訾
前之失而不思今之得也臣謂前日之失在於輕敵
今若懲之而一於畏敵則其失將有甚焉者昔越王
勾踐違范蠡之諫驟舉伐吳以取夫椒之敗而有會
稽之棲然能懲前之失所以自謀者益深而謀敵者
益密動心忍性二十餘年未嘗逞忿而輕發亦不攝
禍而自沮養剛強粟銳之力於安徐重固之中韜憤
切讎疾之意於柔伏卑詘之際卒以報吳而稱霸於

中國唐德宗繼肅代委靡之後銳於削平僭叛征伐
四出躁動寡謀一遭涇原之變茫然沮喪姑息藩鎮
甚於肅代之時自是主威下陵終其身不復振二君
之始輕於舉事則同而持之於末則異所以有勝負
強弱之分也昨者王師之出爭議盈庭一不暇顧違
諫寡謀視昔何異天祚 宋室使偏師挫銳而歸歆
聖心昭然覺寤知敵之未易圖而功之未易就也知
敵之未易圖而為謀益深知功之未易就而用力益
倍強勉砥礪不肯苟安則勾踐之功猶有望於後日
若曰敵不可圖而委之不復圖功不可就而安於無

所就頽惰廢弛亡復自奮臣恐其患不獨如德宗而已也何者韃人讎我之深其思報也必力舉兵愈緩則其為計愈光而我方靡然創艾前事幸其真有愛我之情冀和好之亟就豈不誤哉靖康之初國執尚可強也徒以一時群臣類多姦諛怯懦之儔秦於富貴安佚之久一聞金賊之名則魂褫魄喪不能自持曰此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也不惟畏虜抑且譽虜故遂返強而為弱 紹興之初國執非不弱也惟我高宗崎嶇跋履之餘熟知虜情非懾怯請和之可以弭患也洎礪軍政蒐拔將材宰臣如呂頤浩趙鼎張

浚更迭用事皆以整戎經武為已任而諸將若韓世忠岳飛吳玠張俊楊沂中劉錡之徒分控要衝敵至輒破不惟憤虜且欲吞虜故能轉弱而為強方其始也祈哀請命之使相尋於穹廬甌脫之間未有得其要領者而駟騎朝馳邊烽夕警則數數然也及王師累捷虜威積挫而和議之端乃自彼發之以是知戎羯之情可以威制難以禮結由來尚矣為今之計功雖未可遽圖而剛毅奮發之志在 陛下則當自勉兵雖未可再舉而戰攻扞禦之備在廟堂則當亟謀君臣之間相與策勵必如勾踐之自強毋若德宗之

自沮懲 靖康畏敵之失而法 紹興制虜之謀則
國執之振且有日矣臣不勝惓惓

貼黃臣竊惟今日所至急者邊防而決不可恃者
和議或者徒見北夷之性喜寒惡暑謂其不能於
春夏舉兵今距來歲之冬尚有年餘可以從容修
備臣嘗聞之蜀士丁亥辛卯之歲虜人皆以盛夏
擾蜀初不俟秋冬而後至也然則邊防之事豈非
至急乎乃若虜使之來固無可卻之理然待遇之
禮所宜適中若過為優厚徒以取侮無補於事則
聞王檝者嗜利無厭已挾昔年金使例冊自隨

以取必於我彼小使也初無國書遽索正使之
他日和議果成使介奉書而來又何以待之乎道
涂又言王檝將求金翠首飾以媚其妻妾若果有
請而從之何異故相以取服遺李全之妻而冀其
不叛也為國羞辱又孰大焉臣固知未必有此然
不敢不豫言之大抵議和一事但當視為泛應不
急之務而其所急者專在邊防願詔輔臣亟加措
置毋以可惜之日月為虛度毋以難得之貨財而
虛費天下幸甚

二

臣載惟今日必先深為制敵之圖然後能不蹈畏敵之矢然制敵之事固亦多端而臣所敢言其大者有二一曰經武二曰博謀臣觀方今之執非可以承平無事治也其必振厲威武如創業中興之時然後能轉弱為強以底泰山四維之固何者彼韃戎之暴固已憑陵函夏躡輶河嶽而欲其言以啗我狡謀以窺我方崇飾文治雍容暇豫如平時深恐無以杜覘伺之萌而折陸梁之氣也昔我統祖肇造區寓而北狄尚疆四方未一故聚驍勇於京師壯爪牙於宿衛今日幸造船池以習戰也明日幸飛山營以閱礮也

武事之精近世無匹用能方行四表而坐服醜夷我孝宗躬受付托之重歆成復讎之勲亦於軍政極意簡練今年大閱于白石明年大閱於茅灘躬御戎服震懾天威而鐵簾之射剏自聖意偏狃小卒皆得奏技於萬乘之前以希一命之賞當時將士莫不競勸雖值虜方張勲未克集亦以大競王室使醜孽不敢渝盟者垂四十年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又曰武王載旆有屺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古聖人之神武也藝祖孝宗實有焉臣願陛下考兩朝之政實肇自新歲而講行之以昭聖武

以振戎容以作士氣或謂審爾則勞師之費殆且不
少臣曰 祖宗內庫之儲夫固為講武設也 聖
明在上躬履即儉無橫恩無濫予獨不可舉之以修
武備乎况以國執積弱之餘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
起之此制敵之要一也昔三國鼎峙蜀名義最正而
地最褊兵最弱諸葛亮以區區一隅當中原全力迄
能自立者由其集衆思廣忠益不以己之智為智而
兼衆人之智為智故其言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
而獲珠玉也異時兵少失利則命其僚動攻已缺不
以為諱維此盛心千載可仰前日之怙權顛制者曷

已自任養成深患不可追已今廊廟大臣謙虛
休休焉有亮之心獨於軍旅事宜務從秘密往往弗
暇僉謀故不惟朝列莫知而宰府樞庭之掾屬亦鮮
知之者不惟掾屬莫知而二三執政亦或有不與知
者毫釐之差動關成敗其可忽諸 紹興初嘗詔邊
防兵機事體稍大者三省密院共議奏陳兩府屬官
亦通書檢蓋重其事而公共之此今日所當按以為
法者也然中書門下後省與尚書六曹之官亦皆宰
府之屬而舉朝文武孰非願效廟堂之任使者儻於
其間遴柬通明詳練者數人以備咨訪凡兩淮荆蜀

山川之險易將帥之能否士卒之衆寡糧儲之虛實
分委討論畫之為圖著之為錄俾三邊利病了然在
目事關邊鄙者僚屬僉議之執政審裁之然後折衷
於宰臣而奏行焉如此則 朝廷得操約御詳之禮
疆場無失機誤事之悔而又明詔在廷百執事各思
治兵禦戎之策許以非時陳獻輪對轉對必先當務
之急眡其所論之當否而為陞黜焉草茅常布之士
有言邊事可用者稍獎錄之則彼將輕千里而來告
矣或謂與聞兵諫者多豈無机事宣洩之虞臣曰不
然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况朝廷之大寧無十數忠

沉實之臣可與帷幄之祕者乎夫有烏獲之力者
以舉百鈞力苟不逮焉則合衆人而共舉之是亦烏
獲也已况天下重器非百鈞之比而危機交急又非
濟此制敵之要二也惟 陛下不以臣迂且謬而忽
其言則凡智識之高於臣者且將交進忠益愚者一
得 聖明其擇焉

貼黃臣謹按 建隆三年十一月大閱于西郊
帝謂近臣曰自頃禁兵雖多未嘗訓練朕昨蒐去
冗弱遂為精兵故因時而教習此藝祖之故事也
乾道二年十一月大閱于白石四年十月干茅灘

六年十二月又于白石 淳熙四年十二月又于
茅灘十二年十一月于龍山此 孝宗之故事也
今近而可考者莫如 乾淳方其時上有兩宮之
奉下有遺虜之須又於二十八年之中五舉大閱
而鐵簾之射創於十三年春優加獎賚又不與焉
蓋即儉不妄費之效也先是犒士之費出於左帑
南庫及已巳大閱宰臣以故例請 上曰處分已
定止合內庫支可也朕椿積此錢初無他用是歲
犒賜凡見鏹三十六萬緡都城會子為之增貴今
內帑之儲豐耗饒乏非臣所得聞然當此用師

之時惟樽節他用一以助軍旅之費可也近
臣李鳴復即宮鄭寅因對有陳各已詳悉願明詔
大臣推行其言置局委官速加考覈舉凡浮冗不
急之費悉蠲除之早行一日則有一日之效若上
欲崇飾私奉不欲顧徇人情以浮費為不可鑄以
武備為不必講臣恐一旦事至將有不可勝窮之
悔惟 聖明垂意

十二月奏已見劄子

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
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

音二

照

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
倦倦之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為職伏
遇 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
然徒知與海內臣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
壽之道為 陛下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佞君而已
矣奚益哉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
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
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
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至論
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姓

相傳同此一歎曰嚴恭曰寅畏曰祇懼無非敬也
與逸豫相為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
敬也周公歆王眡以為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
則游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飲餼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
嚴而心志定是固輯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陛下
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
之詩亦為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第祿爾
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
有如此之人日侍左右然後迪其君於道而受天之
福也夫人君饗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

性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迎
逢扇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
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
欲於將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
而晏寧是乃保身長世之道也然則 陛下於親賢
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雖為
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申之以眉
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
遺其後人也 陛下嗣 先皇之服而為宗廟主歲
時饗祀固所當嚴而 一祖 十二宗之傳序其壽

尤重不必動動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
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 陛下所宜深勉
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
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
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靜
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
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
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
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
為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

真田山文集卷之十四
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為有
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已之
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有自天
之道故天亦天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
為師而以祖已之言自鑑此又 陛下所當深用其
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主之藥石參
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為足以諷之蓋能敬與仁則
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橫騖人君不知聖賢
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
唐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忽誕幻蠱其君至於

藥以長年未有不為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
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
嘗竊惟仙經萬卷不如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
如玩靜壽之兩語 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
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
聖明裁察

乙未正月丙辰經筵已見劄子一

臣伏觀太史奏元日立春風起乾位其占主兵丁酉
之夕月犯太白亦為兵象或謂星文所主實在衛晉
以此仰寬聖憂夫天道貴華賤夷而本朝者中原正

統之所在也天之示戒所以仁愛陛下豈為區區胡羯計哉况時方用兵而占亦主兵厥類甚明可不深懼漢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然則陛下所以仰答天戒者亦曰實而已矣何謂實本之於心則為實意脩之於身則為實德推之於事則為實政有是三者應天之道得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夫為善而無實是謂自欺以之欺人肺腑且不可隱况天道神明而可欺乎陛下親政以來乾乾終日修身進德之誠發政施仁之目形之翰墨播之召令無一非善是宜昊穹昭格休應狎至而清臺占

驗乃若有未然者皇皇后帝厥監非遠何以致是者應天之實陛下猶有當盡者乎夫毋不敬思無邪陛下所嘗筆之宥坐者也動靜起居真若神明之在上然後為敬之實聲色玩好真若寇讎之必遠然後為無邪之實若敬為而有以害之正焉而有以汨之則雖玉音之鏗鏘時發於口金書之焜煌日接於目皆虛文而非實也用人聽言陛下所嘗詔之百辟者也登進賢能不徒寵其身必有以盡其材然後為用人之實開納忠讜不徒容其直必有以行其策然後為聽言之實若賢者固見禮而所蘊未獲究

諫者固見容而所陳未盡施則雖變龍之武相接於
廷鳳凰之鳴日聞於耳皆美觀而非實也况名曰郵
民而凋瘵如故未聞實惠之有加名曰察吏而汙濁
如故鮮以實廉而自勵至於財匱而弗贍弊輕而不
行師徒喪於犇潰舟楫壞於轉輸凡若是者皆未聞
經理之實戎狄豺狼日伺吾隙設有不幸如占書所
云其將何以應之乎天佑 皇家豫形警告至惓惓
也伏惟 陛下深體上天仁愛之意凡其本之心修
之身推之於事者必使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
美觀者上帝監臨必垂眷佑所以延洪國命銷餌兵

當有潜格於冥冥之中者矣臣竢罪禁林蒙

厚因人事以推天意常切隱憂故不敢避犯顏之誅
僭陳苦口之戒仰祈睿察

貼黃臣竊見

陛下躬親聽斷以來凡其戒敕臣

工訓勵風俗皆以

御筆行之此實英主作新群聽之大權

也顧恐其間有言而未行行而未力者臣下得以
具文視之習為故常無復介意願詔三省密院刷
具紹定六年十月以後所降 御筆一一稽攷未
行者趣施行之行而未盡者更檢舉行下使令命
不為空言而中外咸仰大信仍願自今謹悉其出

如震霆之發以時毋致頻而失威輕而取玩則天下之幸也

二

臣側聞中外之論皆謂今日賢材滿朝而治效不立
議論盈庭而弊事不修憂時者為之歎惜異意者為
之姍侮豈所謂賢者非賢而衆議之紛紛舉不足采
邪臣竊謂人材有小大之殊而善用者取長畧短皆
足以有濟議論有同異之別而善聽者去非從是皆
足以有補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
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又善

辭令裨謀野則獲子產皆因其所長而任之用
卓然自立於晉楚二疆國之間堂堂天朝人材豈下
於鄭者願詔大臣日加延訪使敷陳所蘊而攷察其
行能條舉衆弊而分委以經畫課其效之成否隨之
以黜陟焉如此則可用之人出矣漢昭帝時吏民上
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復奏 神宗皇帝
詔中外上言得失委司馬光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及
哲廟嗣位臣民皆上封事亦令光與執政看詳此皆
故事之可法者也近觀 御筆令將端平奏議繕寫
成冊以進群言繁多無所決擇文書盈几何由徧觀

願做 先朝已行之典命而制近臣或兩省都司官
 二三人付之看訂刪去浮辭剝取要語仍各從其類
 繕錄成秩凡關於君德帝學者進入禁中備 陛下
 之覽閱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密院備大臣之采
 擇繼今臣下章奏悉用此法苟當於理無不施行如
 此則可用之言見矣用人聽言各有其實何治之不
 立而弊之不修邪若夫悠悠泛泛玩愒歲月以虛譽
 用人而無以覈其能否以虛文聽言而無以訂其是
 非臣恐弊事日滋治效愈邈其患未知所終也懇切
 有陳伏祈聖察

進故事

故事 乙未十一月二十四日

國語吳王夫差夫差吳王名起師伐越越王句踐句踐越王名
 起師逆之江逆謂迎而拒之也大夫種獻謀種越大夫曰王其無
 庸戰言不必戰也不如設戎言備兵自守也約辭行成約辭謂卑下其辭行
成謂求和也以喜其民民謂吳國之人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
 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不吾足謂不以為可
憂也將必寬然有伯音霸諸侯之心焉寬然閒暇之意既罷音疲弊
 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燼謂灰炆言乘其弊也乃無有命
 矣謂絕吳之命也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大夫

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弊行禮敢私告

於下執事昔者越國見禍猶言被禍得罪於天王天王天子也

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句踐孤猶外也而又宥赦之先是吳伐

越許之平句踐懷於會稽之上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

也言吳有全活之恩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

今句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

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

二三之老老家臣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

怒屬兵屬兵猶連兵也將戕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

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言不以鞭箠指麾之而辱

遣軍士也句踐請盟一介音界嫡女一介一執箕箒以隨

於王宮箕箒洒箒之具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槃匱

侍御之人御謂二器也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解與同天王豈辱

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言此征取諸侯之常禮也敢使下臣盡辭

惟天王秉利度議焉秉執也利謂便也度量也彘謂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言欲伐齊吾

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言欲許與越和免嬰拂思慮也若越既改吾

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謂自齊還整兵伐之申胥諫

曰申胥即伍子胥也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

懾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

於股掌之上還反也玩猶侮也弄也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

蓋威以好勝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婉順也以從逸王志隨從

也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

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

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上聲炎炎及吾猶可以

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吳王曰大夫奚隆

於越隆盛也不必以越為盛越曾足以為虞乎言不足為大慮也若無

越則吾何以春秋曜軍士言無越則兵無所振輝乃許之成

臣按三代王者之師一於仁義而已未始有詐讓

之謀也周衰而敵國相吞於是舍仁義用詐謀以

徼一旦之勝方吳之攻越也越欲出師以拒之

臣大夫種以為是不必戰也不如婉約其辭以行

成於吳行成云者即後世講和之謂也吾之辭卑

且屈則吳人必喜而許吾成則吾事濟矣於是句

踐從之使其臣諸稽郢求成焉尊之曰君王天王

者所以啟吳王之驕心也曰親委重罪頓顙於邊

者所以殺吳王之怒心也使其女執箕箒之役男

奉槃匱之御以臣妾之禮自處以貢獻之邑自名

者所以動吳王之喜心也故雖夫差之悍一入其

言果以越為易而許之成焉善哉子胥之諫也曰

彼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疆也大
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故婉約
其辭以從逸王志嗚呼若胥者可謂得敵國之情
矣蓋吳有胥越有種皆謀臣也智士也惟謀臣能
察敵之謀惟智士能知敵之智使夫差從胥之諫
而謹為之備雖百越其如吳何惟其誘於卑辭而
置越於防慮之表方且伐齊會晉以爭霸于北万
曾未幾時而越入吳矣蓋卑辭之能誤人也如此
厥後祖其遺智者何世茂有以中國言之則如韓
魏之併智伯以夷狄言之則如冒頓之滅東胡皆

用驕之之術故曰始知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
敵不及拒此兵家之秘謀百試而百中者也最爾
女真崛起窮髮其吞遼人陵中國大抵假和之一
字以為誤敵之資甚至兵已登城而和不絕口此
靖康之事所以遺悔於無窮也女真之先世以此
紹人今其後裔又以此受給於韃竊聞韃之取西
夏取金國也皆先之以議和之使而隨之以侵伐
之師未有不墮其術中者嗚呼犬戎多詐一至於
此吾其可以不監乎夫以蠢蠢之小夷驟得志於
諸國驕蹇踞肆乃其情也而我小行人之至彼也

虜酋見之温其言怡其色酌之酒而勞之我何以
得此於彼也報使過至無要索之辭有恭順之禮
又何以得此於彼也襄漢之行人未返而兩淮之
王師已動取其三都據其諸郡彼未嘗有詰問之
辭也我既舉兵彼宜絕好而王檄之來則自若也
我既彼攻彼宜我忿而東門之役何為莫之報也
神物之警彼宜秘密而宣之於言不忌吾之得其
情也回回之征彼宜隱諱而猥以見告不虞我之
乘其隙也凡若是者又何以得此於彼也其忠心
愛我邪抑畏吾甲兵之疆邪其亦有謀臣如種者

將以玩吾國於股掌之上邪是不可以不察也纒
之以議和之使隨之以攻伐之兵彼嘗施之二國
矣又安知不欲施於我邪是尤不可以不備也言
辭之甘藏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卑設机穽於康
莊也歛兵遠去鷙鳥將擊之形也委地弗爭芳餌
致魚之術也伏惟聖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亟圖
之無以三代仁義望犬戎而以末世詐諛虞犬戎
大為之備以措四海於安毋受其欺以遺千載之
悔實天下幸甚

故事

十二月
一日

孝宗皇帝聖政淳熙十三年二月乙卯步軍都虞候
梁師雄奏射鐵廉合格官兵人數 上曰聞射鐵廉
諸軍鼓躍奮勵誠是作成士氣周必大等奏兵久不
用此輩無進取自然氣惰今 陛下以此法激勸不
特申嚴告戒自然戮力事執人人皆勝兵矣 上曰
然

留正等曰昔人謂鐵劍利而倡優拙者為其有志
於奮勵無志於宴安也 壽皇聖帝當時平無事
之日不忘武備蒐卒於白石關藝於選德以進士
習射以武舉從軍凡可以厲士氣者無不為之至

是又命士卒射鐵廉勸以官賞人人奮勵其振作
之術深矣究觀 聖志夫豈一日而忘國恥哉

臣某竊謂國之強弱在兵兵之勇怯在氣有以
作其氣則懦者勇無以作其氣則勇者怯 孝
宗皇帝以兵久不用懼其頹惰委靡而不振也
故凡所以激勵之者無所不至白石茅灘之閱
與鐵廉之射皆其事也今自嘉定和戎之後兵
久不練而宿衛之師為尤甚臣於便殿之對已
嘗專陳之矣懷不能已又因故事之進為 陛
下言之夫所謂鐵劍利而倡優拙者言戰鬪擊

刺之藝與歌舞談諧之技一工則一拙也古人
每以此而規國焉戰鬪擊刺之藝工則其執日
以強歌舞談諧之技工則其執日以弱兵凶戰
危雖非治世所尚然戎器以戒不虞弧矢以威
天下固聖人之所不能廢也况強敵暴興接我
疆場兵端既啟後患難量其可不仰繩 祖武
以整軍修戎為事乎惟 陛下加之意則天下
之幸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對越乙藁

奏申

申左翼軍正將貝旺乞推賞

證得賊徒已出福建界分深入廣東當即移文知廣
州曾經略疾速措置收捕外所有合陳請事件數內
一進勇副尉左翼軍第四將正將貝旺元係准西廬
州強勇軍自嘉定十一年以後隨統制陳剛統領
于公輔都統王辛王鑑夏友諒等在邊淮屢勦虜
寇立到奇功唱轉官資紹定元年準樞密院劄子

從制置司保明差充雄邊軍准備將及汀邵寇竹
又隨總轄王祖忠前來福建收捕摧破賊巢禽獲
渠魁招捕司以其係出等立功人先給今來資帖
又申明朝廷得 旨再轉兩資今此料羅之戰旺
以一船八十餘人而當賊之八船五百餘衆賊舟
高大如山旺船不及其半而能手挽強弓倡率諸
卒飛箭如雨射殺賊兩船幾於淨盡某初據所申
殺二百餘人尚疑有所增飾及將旺禽到賊首賊
徒聚通判職官當廳引問職徒皆言是日賊船兩
隻各有七八十人皆為弓箭所斃旺又跳過第二

船殺死二三十人其門周旺一等五名皆是賊首
部領某尋親詣兩獄子細盤問諸賊之詞一一如
初可見旺為人朴忠所申非妄竊見此賊在海洋
行劫日久所至官兵莫能禽戮而貝旺率先用命
且勦且擒身被重傷幾至殞命兼證旺人才奇偉
武藝精熟年齒尚壯屢立戰功在今將佐之中實
為難得欲望 朝廷特與超轉官資陞加職任以
為用命勦賊者之勸某證得貝旺元係進勇副尉
又得 旨再轉兩資覃恩合轉兩資將下巴係進
武校尉又旺準密院劄差充准備將已經六年後

蒙淮西制置司陞充正將福建招捕司差帳前統領今見充左翼軍第四將正將管幹資歷已深又有勞効如蒙 朝廷推賞即乞於進義校尉之上陞轉官資兼本軍見申殿前司及本州節制司乞為備申 朝廷正賜劄下補充正將某亦已具申樞密院外併乞檢會從申施行

一左翼軍准備將吳寶充裨校暗曉軍事昨統制齊敏差撥軍兵出海憫其年老欲令勿行而寶毅然願出死力及料羅之戰貝旺一船為賊圍掩同行兵船無敢進者獨吳寶直前應援手刃數賊不

幸重傷而死一時官兵與貝旺同船有戰死者乃同陷患難義不容已而寶乃以小船策應卒殲賊手尤可嘉尚本州已支犒錢會及為文以祭調卹其家見行取會本軍如有子孫即與刺充効用及自餘戰沒官兵亦等第優卹外證得嘉定十一年本州捕獲海寇其時撥發官王大壽亦死於賊某具申樞密院繼蒙指揮行下王大壽贈保義郎今來欲望 朝廷證王大壽例將吳寶特轉一官以為來者之勸

六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貝旺轉承信即與陞充正將職事吳寶特贈承

郎

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

賊船南遁未盡就擒風濤瞬息來往無時某昨守本州自捕賊首趙齋卻等之後具申 朝廷蒙發下度牒一十五道應副本州修整戰船創立圍頭寶美及修葺法石永寧二寨添屯水軍增置石湖小兜水軍名額以至儲蓄軍糧葺理器甲色色具備每歲舉行水教及立諸寨巡海界分今再至見逐項事多廢弛軍船壞爛而不修軍額死亡而不補營房頽墜器甲損失自統制齊敏到官方稍繕治尚未能就緒及至賊船侵軼郡境倉猝和雇民船應副大軍之用故

羅之戰雖有勇將精卒竟以船小不能成全功及平江同安民船稍集而賊徒亟遁事已無及今賊徒深入廣南正當舶回之時必有遭其剽劫者豈不虧失國課又福泉興化三郡全仰廣米以贍軍民賊船在海米船不至軍民便已乏食糶價翔貴公私病之其為利害固已不細况其在海每劫客船小則焚之大即取而為已之船其人或與聞敵則殺之懦弱不堪用則縱放之或沉之水中而擄其強壯能使船者為已之用稍忤其意輒加殺害故被擄之人只得為出死力其始出海不過三兩船俄即添至二三十隻始

不過三五十人俄即添為數百以至千人今諸賊在海人船已多若不及早殄除則日增月益其害未有窮已其見與統制齊敏商議整頓水軍及添制大船葺理諸寨務為先備使賊不敢犯但本州目今府庫赤立官俸軍糧尚且不給而本軍見管典庫息錢亦自不多俟旦夕見得合支用錢數或有久闕未免控告 朝廷乞賜量行應副所有福州延祥菽蘆寨廣州摧鋒軍及漳州興化軍應有水軍去處欲望指揮行下各處急速措置修葺船隻閱習事藝向南洋風賊船必回向北洋若自廣至福所過五六州

軍處處有備會合勦捕庶幾可以殄滅免為海道窮之害乞賜指揮施行申聞事

劄下福建安撫司提刑司漳州潮州興化軍各證所申事理日下嚴切措置將應管水軍及巡捕官司船隻湏管逐一點視損漏即行修補實以甲士各持器仗乘風駕使閱習事統以備緩急驅用不得視為具文却致臨期生疎誤事仍先具知稟申樞密院

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

當州五月十五日承潮州公狀證會四月三十日據

水軍寨及小江巡檢司申賊船復在大坭海劫掠漳
州陳使頭過番船貨擄去水手綱首九十一人使回
深灣拋泊出沒行劫因依當具申本路經略安撫使
司及移文漳州乞發兵船前來會合浚海駐劄官軍
船隻併力收捕至五月初四日又據小江巡檢狀繳
到東界新埭柘林部長林四等狀稱四月二十四日
早暮被賊船一十餘隻乘載五六百人持鎗伏上岸
劫掠復使船到柘林灣擄去監綱船二隻目今見在
深灣拋泊出沒行劫及據水軍統領關承信副統轄
高進義申稱本軍發遣訓練官鍾明管押先鋒船一

隻在彼同共探見得上件賊船有一十二隻
深灣本軍初四日使兵船出賴巫洋探伺至洋心偶
見一鯨船隻從東洋使入內二隻迫近本軍兵船當
開弓弩箭射其大鯨賊船前來圍裹本軍為見軍
寡賊衆恐失事機抵得駕船使回把截本港目今賊
船隨後趕來拋泊吳田灣與本軍人船對望緣諸州
兵船未到事勢緊急申乞措置討捕本州竊見南風
正時所有海賊船隻通年往來漳潮惠州界上衝要
海門劫掠地岸人家糧食需索羊酒專俟番船到來
攔截行劫今來賊船已有一十二隻其徒日繁於番

船實關利害除已再帖水軍關承信高進義小江巡檢及公海隅總等人整齟器甲人船嚴行把截仍申福建提船司證會疾速區處調遣兵船會合外申乞差發兵船前來本州海次會合收捕庶使海道肅清番船無阻及承漳州公文大意一同州司證得賊船見泊深澳正屬廣東界分正南北咽喉之地其意欲劫米船以豐其食劫番船以厚其財擄丁壯擄舟船以益張其勢用意叵測為謀不臧此猾賊之所為非復尋常小竊之比且自今年二月料羅之敗只有五船今又添至十二隻聞其賊衆已近千人若容養不

除聲勢日熾未易剪滅兼福興漳泉四郡全靠廉以給民食而福建提船司正仰番船及海南船之來以供國課今為賊船所梗實切利害本州不敢以閩廣異路為限即欲與漳潮二郡協力討捕而南風正時海道不順兼賊勢頗盛所當審圖未敢輕舉已移文潮州請亟告廣東帥司多發摧鋒水軍前來勦捕而本州亦發左翼水軍與之會合彼此協力腹背交攻庶幾必捷欵望 朝廷亟賜劄下廣東帥司調發上項水軍使之順風直上徑襲其後而本州合軍民船並進相為掎角決可禽滅賊徒肅清海道除已牒

左翼軍差撥兵船及行下晉江同安縣勸諭民船并
沿海巡尉差兵船前去漳潮界首會合外右伏乞指
揮劄下廣東帥司調發推鋒水軍與本州左翼軍及
諸灣民船會合掩捕仍乞行下福州興化軍各發水
軍相為應援庶免誤事申聞

劄下廣東經畧安撫司證所申事理立便調遣推
鋒水軍官兵乘駕船隻多帶器仗審探賊徒所在
與本州已調軍民船剋期會合首尾接應併力擒
討須使賊舟竄逸無所日下盡數敗獲海道早
肅清毋得玩縱滋長賊姦并劄福建安撫司

論閩中緝寇事宜白卷子

竊見閩中一路自巳丑庚寅群盜蠢起放兵四出
毒甚廣賴 聖朝處畫得宜顯置招輔一司于建劍
實與汀邵聲勢相接而當事任者適得其人調發
師又皆一可當百故克渠逆儔相繼剪滅閩境肅清
此皆廟謨密運之效然汀邵餘孽逸之四方又遁藏
山澤者不為無人其間降伏之賊未必無飛揚之志
而白水一峒近在建劍邵武之境地嶮而酋黠徒畏
招司之威而未敢動耳今招捕既徒洪都帳前之驍
將勁卒悉挈以俱招司既罷而潭飛招賢下二筋竹

諸大賊巢去處建置寨柵皆未成就備豫闕然萬一
餘孽有相煽而動者尚費區處此上四州之可慮也
陳三槍諸寇據信豐山中為巢穴而出沒於廣惠循
梅之間與漳泉相去甚邇若江西難犯必趨廣東廣
東有備必窺漳泉此勢下必至者也向者固嘗破龍
巖長泰而次及於永春德化乃經行已熟之路漳泉
有警則自莆至福皆動搖矣此下四川之可慮也安
撫使置司三山一道藉其鎮壓第與汀邵聲勢不甚
相接雖名師府其實無將無兵泉建雖分屯左翼而
士卒未練紀律未修諸郡守臣多文吏鮮或知兵一

旦有急未見其深可恃者今建關守愚謂宜選廷臣
之習兵戎有威望者付以郡符仍帶四州兵甲盜賊
之權蒐擇將士預為之備整飭戎政赫然精明使遺
孽之伏而未動者知有所憚此銷患未形之第一事
也其次則諸郡之守有智謀可倚伏者雖滿而當留
不然則雖未滿而當易其屯駐之兵與州郡尉寨之
兵責自守臣精加閱習而令帥憲督察之汀邵置寨
之未成者宜趣使就緒凡此亦皆豫防之當急者近
者戊申地震實為下土不安之象而稽諸人事其可
慮者又復多端用敢條陳其略伏幸采擇

小貼子監法一事乃致寇之源諸司雖嘗議論迄未聞大有更易今汀邵之人千百成群執持兵械般販于漳泉潮梅諸處者如故而縣道以計口數監為歲計者亦不少異於前禍亂之萌未杜誠可深慮愚謂宜從 朝廷專委監司之有識慮知大體者一員用 先朝更改茶法故事俾之咨訪討論立為良法以白于 朝而施行之此弭亂之本也併乞裁酌

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添助宗子請給

竊見本州通年以來公私窘急上下煎熬雖其積非

一日其病非一端然其供億之難蠹耗之甚則惟宗子錢米一事而已考之故牘建炎置司之初宗子僅三百四十有九人其後日以蕃衍至慶元中則在院者一千三百餘人外居者四百四十餘人矣至於今日則在院者一千四百二十七人外居者八百八十七人比之慶元中雖僅增五百餘人然自建炎至淳熙間則 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州出備者少淳熙以後至于今日則 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少而本州出備者多何以言之方置司之初令運司與本州同共應副俸料錢以數百人之廩給其費未為夥

也而漕司與州各任其半 朝廷已歲降度牒五十道以給本州蓋知州郡經賦有限不令自任其責也其俸米則始科諸民至乾道中前以守臣王十朋之請後以漕臣傳自得之奏既罷其科敷而今運司認錢一萬貫且給度牒三十道以助收糴以兩項度牒言之為錢已六萬四千貫矣而餘皆漕司應副故曰自建炎至于淳熙間 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州出備者少也自淳熙十二年漕臣林枏始以三十年之數酌中立額撥漳州與本州通判廳合發窠名錢本州都稅務補稅錢通計四萬八千三百餘貫以

充宗子之俸於是始定立額後來口數雖增運司一不復問而悉令本州自備矣然漕司歲給糴米之萬緡猶自若也 朝廷兩項所放之度牒亦自若也本州雖有出備其數尚少其後運司萬緡不復給而撥興化通判廳錢七千五百貫比之舊例則十分而削其二分半矣 朝廷兩項度牒亦不復給而止撥提舶司錢二萬二千四百餘貫則比之舊例三分幾削其二矣又漕司所撥四萬八千三百餘貫其實催到者三萬二千餘貫是於漕司元撥之數四分僅得其二也此年以來屬籍日增以俸錢言之每歲支一十

四萬五千餘貫而漕船兩司所給之錢僅五萬四千四百貫而本州出備者九萬六百貫也以來言之每歲支二萬二百餘碩以中價計之每碩為錢三貫文計錢六萬六百餘貫運司所撥興化軍通判廳幾僅七千五百貫而本州自備者五萬三千一百貫也合錢米計之凡出備者一十四萬三千七百餘貫以區區一舟之力而獨當其費日深日重至於如此而商外一司之官屬與有官宗子之養廉宗學之養士歲為錢一萬一千一百餘貫米一千五百餘石又不興焉故曰淳熙以後至于今日朝廷運司應贍之款以

而本州出備者多也然慶元以前未以為難者是時本州田賦登足舶貨充羨稱為富州通融應副才費其乏自三二十年來寺院田產與官田公用多為他家鉅室之所隱占而民間交易率減落產錢而後售日賸月削至于今七縣產錢元計三萬四千七百餘貫文今則失陷一千六百餘貫經界未行版籍難考不坍塌者指為坍塌未逃亡者申為逃亡常賦所入大不如昔矣富商大賈積困誅求之慘破蕩者多而發船者少漏泄於恩廣潮惠州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間某在任日舶稅收錢猶十餘萬貫及紹定四年

纔收四萬餘貫五年止收五萬餘貫是課利所入又大不如昔也常賦不如昔而宗子之給乃倍多於昔雖有材健之守亦無術可為不過陰縱諸縣探借一二年之稅重催已納之錢而抑勒保司代輸逃闕死絕之賦甚至無罪而佑籍非理而科罰無所不為民之憔悴為日已久其之至也講求利病於前數者之害不容不力蠲除而一二大縣以此藉口版帳之解遂不以時甚至有數月不解分文者官俸兵糧已苦不繼其守臣也到任六月而僅宗子廩給率常拖壓其年及當請與當增請者不敢便行封放宗婦之成

親宗女之歸宗者合有請給亦不敢便與起支哀憫于庭者幾無日不有其間縊縊憔悴之狀有令人惻然者舊例常以月半支錢每當其時盡空諸庫闐闐不上則借兌諸司之錢侵動交承之數猶苦弗給至於俸米則出於州倉本州苗額不及江浙一大縣又自前人輕改稅法令下戶專納價錢米數緣此日減今逐年催到止四萬石有奇廩給宗子之外率欠軍糧三數月又未免那移官錢措置收糴今當極喫之餘不惟無米可支又復無幾可糴諸卒月糧猶費借辦宗子之米又何以供用是官吏皇皇相視無策蓋

常賦之入既不足用而橫歛之事又不忍為且不為
不忍橫歛而已凡人戶稅賦豫借至六年七年者方
此稽考與之理豁一歲之間白不見數萬緡所以狼
狽至此極也自惟一介庸繆本無能為之材又曷當
不可為之郡朝夕憂煩莫知所處合即控告公朝
丐從罷免別擇材能之守及今整頓庶或可為而謀
之同僚皆謂聖朝寬大軫慮四方為守臣者倘以
利病之實上聞必無不聽况求朝廷之錢物養
朝廷之宗室尤必樂從用敢瀝血投誠仰告君相
伏望朝廷特賜矜憫將即目歲支宗子錢十四萬

五千餘貫析而為三朝廷應副一分除歲撥船司
錢外更就撥合解上供銀八千三百八十兩計價錢
二萬九千餘貫以充其數運司應副一分除歲撥實
到錢三萬二千餘貫外更增撥一萬六千貫以足其
額此外一分四萬八千三百餘貫則本州任之宗子
米則折而為二本州管認一半一萬二百石朝廷
於前項上供銀撥充一分宗子錢外猶剩三千餘貫
更撥度牒三十道付本州和糴以給如此則本州每
歲猶出錢四萬八千三百餘貫米一萬二百餘石而
宗司宗屬典養廉養士之錢米復在其外其數亦不

為少但比之前日粗獲少寬譬猶羸弱之夫身負百
鈞減省一分亦受一分之賜如蒙造化垂憐悉從今
請在 朝廷所捐無幾而本州賴以少解煎熬宗子
賴以少紓窮困諸縣之橫歛亦得以一切禁絕則
聖朝如天之仁所被廣矣不然則三數月間諸司之
錢已無可兌交承之數亦無可侵宗子之給實無從
出內外三千餘口嗷嗷待哺其何以處某雖鑄削罷
斥何益於事湏至申聞者

小貼子某竊見在院宗子請給雖優其間口累重
大者亦自養贍不給貧困至多不能固窮流為

錢甚至抵法冒禁色色有之今緣廩給不特之故
其狼狽益甚於前 聖朝仁恩沾被草木必不忍
皇枝 帝胄其窮至此伏願推行葦忠厚之仁廣
葛藟本根之芘亟垂拯拯不勝大幸或恐議者謂
西南二司本同一體若泉州有請福州亦必援例
殊不知泉之事力在平時已不敢望福之萬一况
積年凋瘵之餘兩邑焚燬之後瘡痍未復愁歎相
聞視福之全盛何可同日語仰乞矜察
小貼子某今來所乞就撥本州上供銀或恐版曹
重難其事而漕司添撥亦未必肯從文移往復坐

淹歲月當州家窮急之時委實無所從出宗子廩
給愈見拖壓竊見 建炎 乾道間皆是撥降度
牒以助本州但彼時宗籍尚少故所撥止於八十
道而又撥提船司錢今則宗籍倍多於往時提船
司錢之外非得度牒一百二十道不足以給欲望
朝廷矜憐屬籍之狼狽特賜 旨禪除每歲仍支
提船司錢外更賜撥降度牒一百二十道則上供
銀不必就撥漕司錢不必添撥而於宗室養贍之
費粗足支吾在 朝廷所捐特其毫末而於 國
家之公族所濟者不知其幾人仰冀 恩慈特

報可其豈勝虔切俟 命之至

再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

證對某昨以南外一司宗室請俸仰給本州為數繁
夥倉庫空竭支給不時輒敢控告 朝廷乞每歲撥
降度牒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專一貼助養贍宗室
之費今月十五日恭準省劄八月二日奉 聖旨令
封椿庫每歲支撥度牒六十道付泉州每道作八百
貫變賣究宗子請受支遣仍下提領封椿所證應施
行劄付本州者仰見 聖朝念天族之困窮察州郡
之空乏霈然恩施降自九天闔郡官民內外宗姓莫

不歡呼鼓舞仰戴深仁第其退與官僚同共筭計每
歲宗子錢米除朝廷及轉運司應副外本州自備
者二十四萬三千七百餘貫州家窮迫無所從出詳
細已具前申不敢再瀆近者陳請度牒一百二十道
盡撥降止計官會九萬六千貫本州猶須自出五
萬餘貫錢會各半糴米之數純用見錢凋郡之力尚
未易辦今來給賜僅及其半計官會四萬八千餘貫
則本州猶須自備十餘萬貫公私掃地之餘委是無
所從出深恐宗室請俸仍是未能力及時而諸縣之急
征橫歛亦未容一切盡革反復思念不免冒犯斧鉞

再伸忱請伏望朝廷檢證其前申每歲給降度牒
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其當專一令椿贍給宗子不
敢分文別用其所象提領封椿所發到六十道已一
面措置變賣將未支請給月分逐旋補支仍將兌過
諸司等錢撥還別具帳申聞外所有未降度牒六十
道伏乞速賜旨揮施行

得旨令封椿庫再撥度牒四十道通先降六十
道每歲共一百道付泉州充宗子請受支遣仍下
封椿庫所照應施行

申尚書省樞密院乞置寨事

證得本州永春德化兩縣與汀漳南劍三州接境紹
定三年汀寇既破龍巖長泰遂由漳境徑犯永春次
犯德化兩縣遭其荼毒至今瘡痍未瘳其自到任即
據寄居士人陳述利害謂合於永春縣衝要之地初
置一寨以左翼軍兵百餘人屯戍庶可弭患未然其
旋加訪問衆口一詞俱稱利便見委官同本縣知縣
陳珙相視形勢及牒左翼軍統制齊敏預加擇選準
備番戍外但初造寨屋發遣官兵不無支費本州目
今因於宗子俸給委是無可那融契勘交承錢內有
參城官會四萬六千貫文擬欲推行兌用兼官兵

戊例有生券證得建寧府左翼軍出戍浦城縣
其生券錢米係通判廳於官錢內支給合具申朝
廷劄下從其所申於永春縣置寨一所差左翼官兵
一百人更番出戍仍許權將椿管修城官會兌用別
具細數申乞除豁及劄下本州於通判廳官錢內支
給生券錢米伏乞指揮施行

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賑糶福建四州狀

臣所治福州去秋水澇下田薄收蠲減既多軍餉不
足糴價日踊民食孔艱近嘗具申朝廷乞行下浙
西少寬港禁容本州給據付商旅前去收糴十萬石

田州散糶以活一郡十二縣百萬生靈之命 仁聖
在上必垂矜許邇日以來非惟福州貴糶而上州建
寧下州興泉貴糶尤甚蓋建寧專仰土產它無來處
去歲七縣所收皆薄而建陽崇安尤薄二縣名為出
產之地既各不稔故府城米價幾倍常年建陽唐石
之民相耗為亂雖幸粗定終未帖然漕倉本府見行
賑卹臣亦出本司社倉米以助之然所及無幾來日
尚長福興泉土產素薄雖當上熟僅及半年專仰
南北之商轉販以給自冬及春來者絕少故其價直
日益以昂臣昨所乞儻蒙 朝廷即賜施行但可少

寬本州未能均及諸郡每聞建泉細民艱食之狀輒
為蹙然伏念臣嘉定中將漕江左適丁旱蝗野無青
草臣與諸司同請于 朝蒙賜建康轉般倉平江百
萬倉米合五六十萬餘石以充糶濟而緡錢度牒又
不與焉一道生靈賴以全活今茲福建之歉固未如
往歲江左之甚然寇攘甫定之餘所至民力彫瘵而
困於貴糶生理益艱若不亟圖拯拯則自今以往不
惟糶價日增亦且無米可糶流離饑莩近在目前臣
與建守袁甫泉守李韶往來計議惟有控告 宸衷
冀垂 天造行下平江府百萬倉撥米一十五萬石

應副四州軍賑糶容臣計會舟船搬運分撥各將收
到價錢徑自拘催赴浙西提刑司交納候秋成糴補
其於 朝廷儲待初無所損而四州數百萬之窮民
獲免溝壑仰戴 仁天之覆奚有終極湏至奏聞者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對越乙葉

表牋

賀天基聖節表

月旅孟陬允協書王之始星流華渚有關毓 聖之
期 九廟尊安八荒凱懌恭惟 皇帝陛下道由生
稟性本夙成河清社鳴應天地昇平之會龍行虎步
存 祖宗英武之姿祥紀商禡慶繇周曆臣頃綴六
卿之列今陪萬壽之祠虎拜萬年莫預簪紳之武堯
封三祝第虔鄉火之修

又

伏以光沆華渚次王春五日之期名玷清廟上天子
萬年之壽欣同薄海共贊昌辰臣某實歡實抃頓首
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剴健中正日新君
德已銷外侮之虞天廣聖圖行撫中興之運宜用休
於申命衍過曆於卜年臣身也奉祠心為繼 闕在
阿在繁澗方膺衛國之詩使壽使多男請事封人之
祝

賀皇太后慶壽表

伏以奉冊東朝已歸下天之澤稱觴南面今開
之祥共贊與齡疇非戴后臣某實歡實抃頓首頓首
恭惟 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陛下宅心澹泊體道
希夷好黃老之言已躋民於仁壽稟姜任之懿每春
忘於慈明掩前聞而有光與上古而不老臣遙班通
列近竊真祠金母長生宜永享慈闈之奉玉卮為壽
願益僧少廣之年

復官謝皇帝表

聾言觸憲宜坐錮於終身慶澤流微廼悉還於故物
幸諭始望恩出更生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伏念
臣昔綴周行嘗滂內直花輓晝景久承 寧考之恩

蒼梧莫雲忽灑茂陵之血屬際飛龍之運首膺馳駟
之招念非忘身何以報國欲勉圖初政之助庶弗辱
先皇之知而臣學泥古陳識未時變無袁盎之忼慨
有汲黯之戇愚 聖君非不受言臣自竦於開導國
人皆稱有罪 上獨示於矜容弗貶潮陽之八千僅
奪駢邑之三百出畫如孟子肯懷悻悻之私在畝若
劉生徒抱惓惓之意雖欲磨鉛而自效終虞復玷之
孔艱遽放紫誥之新畫澡丹書之舊袂仍元士班昭
邇臣間館珍臺媿苟媿於廩祿鈞天廣樂恍如侍於
威顏人皆謂榮臣獨知懼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聰

明天縱聖敬日躋方東朝丕衍於修齡而南面獨
於曠典道亨民以孝既洽四海之騅與物為春忍賦一
隅之泣釋羈魂於幽安返逐客於囚山爰及韻蒙亦
叨牽復臣敢不淬磨宿志滃滃曩愆大馬之養無施
惟篤愛君之義江湖之身雖遠敢忘存闕之心

謝皇太后表

東朝奉上稱元日之上儀北闕揚綸肆敷天之大告
不遺簪履之舊載攸命數之新七年之疇一日而復
臣其實惶實俱頓首頓首欽惟我 宋之極治世有
大母之慈謨 元祐人材賴宣仁之培植 紹興國

論繇 聖獻之開明用能躋登太平光復舊物不圖
至此寔親見之臣曩際龍飛首饗駟召念昔受知於
寧考未酬罔極之恩廼今獲事於 嗣皇當守勿欺
之節冀殫塵露少答乾坤訖當五窮自貽三黜匪曲
垂於宏覆將坐錮於終身茲蓋恭遇 壽明慈獻皇
太后陛下巍然前古之姜任允矣深宮之克舜自
嘉定更張之後翼鴻化者二十春迨初元擁立以來
衍皇圖於千萬世諒當 聖子鷄鳴之問必及 先
皇燕翼之謀以信順收天人之心以忠厚壽國家之
祿既竣盛典遂布寬書被臣皆浥以生還羈鬼亦歸
垂更祝少廣之年後天地而不老

再知泉州謝表

其旅殯凡被 公朝之厚澤悉由 慈極之至仁而
臣竊祿有慚報恩無所願歌長樂之德與日月以並
奉祠居里每勤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之寄
甫臨舊服恪布寬條臣其中謝臣聞天道至仁風霆
無竟日之怒聖君大度山林鮮終弃之材韓安國起
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為長吏蓋值明時微臣
之漢唐二子之能 陛下守 祖宗萬年之法昨者
金華之入侍溫然玉色之下詢局嘗因諫以罪人白

魏格君之亡術方稱彈交上獨亮狄山之愚迨霈宥
一頌盡洗元成之玷何畱於議罰而樂於用恩庸見
九重之本心不忍一青而弃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庭
沒齒飯疏夫亦奚憾建牙作屏則匪所期敢圖朱轡
皂蓋之華仍泣紫帽清源之境念昔先帝付臣此
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最侵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
私凋弊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為煨燼
十室而九之蓋藏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
日茂俸緡半出於罄空自省迂疎若為經理茲蓋恭
遇皇帝陛下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諛說為愛

君故略臣疇昔嬰鱗之譴不以聚斂為體國故取臣
平時求牧之長畀以舊封責其來效臣昔猶將母今
獨携孥祿弗逮於養親志唯顛於報上拊摩瘡痍冀
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溉本根為聖朝元氣之一助

謝職名表

南服承流謬玷一麾之舊西清充職躡陞三等之華
恪奉絲綸增輝符竹臣其中謝伏念臣猥繇陋學蚤
待末光禹訓至明嘗疏榮於帥閭堯文有煥復假寵
於祠官未酬天地之恩自速雷震之譴甫叨牽復旋
被甄升名聯唐次對之班地重古諸侯之寄維神

祖十九年之制作垂炎圖千萬祀之憲章邃閣秘藏
未儷羲娥之照名儒典領儼分鷓鴣之行迺容孤外
之遠臣而參廣內之近列僥逾已甚負任實難茲蓋
恭遇 皇帝陛下德與日新仁同天覆雖萬里皆如
畿甸均在撫綏苟一夫或泣堂隅為之慘怛肆命從
臣而作牧度推德意以及人臣敢不欽奉使令勉思
殫竭為中郎於禁闥固所志之愛君安赤子於海瀕
是亦臣之報國

知福州謝表

公道天開遠際攬權之始全閩地重首叨分閫之除

顯服龍光私憂文蠹負中謝伏念臣孤忠自信獨立無
朋 先帝輟諸玉堂之廬俾司漕計陛下滌其丹書
之籍旋付藩條 兩朝二紀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
奕重臨郡寄僅閱歲暮冰檠自將粗謹酌泉之誓繭
絲是戒少寬竭澤之嗟方生意之浸還眠初心而猶
慙幸值陰霾之披豁恍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辰與
在親權西廂職峻南服任隆侯度未修豈堪牧伯之
命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通泰之期布
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瘡痍之未復考比年俶擾之
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與之馬吏無侵枉誰為游釜

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猶宿疾甫瘳之後正真元
當養之時躬為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廼臣
所職祗媿非材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健配乾行明
符晉出培下萬年立國之本一用寬仁掃數十載祖
利之風大興廉耻臣欽承 詔旨思體 聖情志或
得行詎有禁闥淮陽之間職當自勵願惟穎川渤海
之師

謝除戶部尚書表

十連竊寵媿藩閫之罔功一禮適歸叨地官之進長
班讜陪於踐斗懼采重於履冰中謝伏念臣素守朴

濫膺廼簡曩被初元之召首躋邇服之榮自退屏
於中節駁遯違於軒陛憂時之髮益白帳去國之十
年戀闕之心如丹敢忘君於一飯屬蒙起廢再玷承
流阜蓋分符邇復既還於舊物青冥授鉞繡行仍喬
於故鄉曾坐席之未溫忽賜環之已及方躬攬宏開
於公道而彙征必萃於群賢敢圖孤跡之漂流亦辱
清朝之記錄且民部周司徒之任豈惟稽戶口於版
圖顧尚書古納言之官蓋實專喉舌之樞要誤拜演
綸之渥胃陞曳履之華退省駑疲曷勝螽負茲蓋恭
遇 皇帝陛下乾剛天健蓄懿日新親廢政以厲精

大明黜陟臨百官而昭德洞別忠邪念臣嘗參紫橐
之聯知臣粗厲素絲之節輟還近綴俾侍清光臣敢
不期稱隆私勉堅初志生財有道雖漸源流本末之
知事君勿欺願竭獻納論思之報

進大學衍義表

伏以汗竹雖塵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
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中謝惟大
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
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己為
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

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
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繁然廼
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象
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
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豪雖共覓雜進
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禹不重菲薄欲效編摩遽
惟三至之謬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
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憐憐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
矻矻以窮年首劄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
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

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
嶽之崇深期效消埃之裨補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
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
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
理期貫於精粗適粹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
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宣召口宣

有勅學士之官久不真拜嘉卿閑雅召至翰林虛
席以延亟其祇命

謝宣召入院表

十三

來從南服未宣民版之勞召真北扉猥被宸綸之寵
光生里巷榮動簪紳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
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
忤指而暫間終必棄瑕而復用脩除翰苑在環滌出
守之餘軼侍禁廷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
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巖以備顧問如臣
者才華弗競慙拙自將掌 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
越俎迨 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驅馳州縣
之類且廢放山林之久見聞寢少藝業益荒結茅屋

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
首之重来誤辱清衷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
入之榮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肆筆成文解絃更化
志孚群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垂或訪河西之事
必有端良之彥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之
臣敢不益堅晚節思荅隆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
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擔任賢之要則所自期

謝除翰林學士表

天子重儒臣方恢文治翰林逼華蓋遽冒恩光蓋
勸誦之聯曷副掄材之意中謝唐室之崇內令

號私人惟 聖朝之得臣修名真學士豈獨文音
五季之陋抑亦論諫首四賢之稱凡厥封囊且陳時
病至於舉筆猶寓忠規懷哉若人允矣名世伏念臣
愛君有素典誥非長曩自中祕書久攝承明之直晚
繇太常伯躡升供奉之班伏觀內史錫命之詞顯舉
至和得賢之美顧改元更始雖歲月之略同而為官
擇人則材能之夙異一字之褒太寵千鈞之重難勝
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寅畏克對於天心恭儉一如
於 仁祖砥平諸夏式圖大競之勲畦種群賢將備
無窮之用故雖庸瑣亦汗凝嚴臣敢不刻意斯文勉

肩所職變絺章繪句之習豈薄技之能堪以救時行道為賢尚前猷之可仰

謝賜衣帶鞍馬表

翰院詞林方對渙恩之渥尚方天廐更驚晉錫之蕃際遇何功服乘有耀中謝伏念臣少無綠飾老益虺隤衣敝緼袍莫無慙於季路御款段馬竊自慕於少游豈圖承乏於鑿坡猥獲分珍於玉陛鵬錦之紋煥爛中以七環龍媒之骨權竒華之六轡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服惟命德爵以馭臣念其滂清切之班故俾昌輕肥之寵舜裳五色漸微裨補之能燕駿千金

願廣招徠之意

請免

辭免知福州安撫奏狀

伏以視邦選侯無越帥藩之重臨人泣政莫如鄉部之難兼此寵榮惕焉震懼伏念臣材非敏銳學最空疎兩朝千載之逢荐洿華顯一節四麾之寄茂著勞能自撫舊邦偶承極弊邑有積年之豫借州無旬日之宿儲重以公姓寔蕃廩祿弗繼內循薄技既初亡鞭笞之長俯眊窮忙寧忍用箕歛之術輒效求芻之義冒干行葦之仁天憫皇宗歲頒僧牒獲少寬於憂

憲方勉竭於撫摩粗銷田里之歎愁即丐山林之間
散未能底績遽已襲恩陞近職於文謨付中權於閩
服顧慙譎陋曷稱褒遷不稼取禾雖追公言之請維
桑與梓更虞本道之嫵敢瀝忱辭冀回渙渥

辭免除權戶部尚書狀

文昌在從列為最高版曹於國計為甚重自仲由之
材聖門僅許以治千乘之賦况如臣之不肖而使攝
大司徒之職治天下之賦其為不稱亦已明矣伏念
臣曩負罪愆衆所皆目保全覆燾盡出聖君仁問激
歲而予之祠奉祠以年而異之郡自夏下各處

闡感激恩光磨礱朽鈍每思興悠久之利不敢徇苟
且之謀竊願 朝廷假以歲月庶幾斯人受一分之
賜少寬九重不忘遠之憂區區寸忱可以對越實無
一念別覬寵榮豈圖到官俶爾四月絲綸之命忽降
自天仰惟 陛下更化以來大明黜陟英髦濟濟聚
在闕庭臣於是時豈不願親近日月之光筵跡鷓鴻
之列而自量蹇劣莫副選掄冒昧而前必致顛踣伏
望 聖慈俯照忱悃收回渙汗用稔師言

再辭免戶部尚書狀

需章有請渙汗未出讀溫詔之丁寧重微衷之感激

伏念臣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政在私門
固合進難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召而暮行矧
惟去國之十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愁無路可輸畎
畝之忠詎意逢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於閩嶠心
已驚於闕庭盍即敬承敢云固避惟是天臺高選地
官劇曹位在納言難踵夔龍之武職專治賦媿亡晏
巽之才僭瀆睿聰冀還宸渥或改司於明局或
仍綴於舊班庶幾上無濫予之嫌器名增重下免僥
逾之媿廉耻獲全臣已於六月一日起離福州迤邐
赴闕外所有權戶部尚書恩命合伸懇免降詔不允

朕自承大統倏踰十年謂藩閩之間雖以任師帥
為急而朝著之內尤以得賢傑為先宜有千人之
英來預六聯之長卿忠忱許國讜論昌時兒童知
其姓名縉紳聞其出處每深簡記茲甫召除近臣
盡規蓋有關於君德司徒掌教夫豈為於民財式
副詳延寧容辭避其祗前席之意毋徇循墻之譙
所辭宜不允

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狀

奉 聆二命有惕十衷竊惟禁林置寓直以來學士拜
真除者少繇 慶元迄 嘉定之末歲殆幾三紀之

間考伯壽至樓鑰之舊題不過四人而已睿明繼作
 選用益嚴由其任職之難是以虛席之久文章爾雅
 必有先秦西漢之風德望老成乃稱北條更簡之選
 伏念臣譎為孤學藐爾下材昨事 先皇獲濟內命
 既來試於民事遂積困於吏氛司空城旦之書幾於
 習熟翰林子墨之作久矣廢忘故游用於初元竟年
 辭而得請於赫聖神之斷丕昭號令之新宜屬鉅儒
 俾當鴻筆庶海內讀懇切丁寧之詔知 聖上有憂
 勤惻恒之心自顧如臣則非其任三十二而攝直已
 愧怯言五十七而為真敢尸誤寵遇若侍經之職尤
 高勸誦之班既已試之無裨豈重來之可勉仰斷宸
 指併寢恩綸悃悞之私凌兢以俟所有恩命未敢祇
 受降詔不允

卿負一世重望前去國也士論共惜今還朝也民
 言交慶其何修得此於天下哉直以愛君志念懼
 切論議侃侃一出于正耳然則代予言以詔四方
 舉堯舜之道以告上是職正卿任也而得辭乎况
 國人所期朕意所屬有不止此者卿固不容避也
 再辭免狀

此靡建長西學侍言在儒者均謂至榮而 聖朝

之所謹選其在駑劣皆非敢當然臣頃在初元嘗陪
經幄未殫忠益已困煩言故當出盡之時不勝戀闕
之念乃今何幸復近威顏此區區愚臣報效之秋也
其敢以不能自解惟是學士之官在本朝為甚重近
世多虛而不除顧以何人得以充數伏觀 朝廷更
張以來兩制之任必惟其人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始
數十年之所未有臣以空疎之學骫骳之文一旦驟
而為之長得無愧乎用是踈蹶不安頃至再塵天聽
伏望 聖慈將臣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特賜
寢免改畀名流所請侍讀職事臣不敢游其控免

辭免兼修史狀

十一月末

恭聆明詔有惕于中嘗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為唐虞
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為二典者不獨記其事迹併
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當時執簡操筆者亦皆聖
人之徒也恭惟中興 三聖揖遜相承無媿堯舜豐
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之士知聖人之意者然
後能揚洪烈彰緝熙上媿典謨之盛如臣者才識非
長問學最淺昨在初元嘗與筆削莫措一辭今復河
為再叨妙選况皇蜀之耆儒家擅史學承命修纂允
謂得人豈容未至躡處其上用敢頓首以請伏望

皇慈收回渙渥顯命者儒總領厥事庶幾鉅典不日
崇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降詔不允

卿引鞏語既知史之難其言皇家世又知史之長
則卿史學深矣茲朕所以命卿也惟我建炎中興
迨今百有餘載高廟一朝大典猶未迄奏朕心
忸焉寤寐不置比喜得稟今復詔卿蓋與先朝
分命修初以作唐史同意欲趣于成耳其相與舉
綱撮要共裁衆工使汗青有期畱信無極以稱朕
章明祖烈之志則予汝嘉仲叔之間何足為遜所
辭宜不允

卷第十六終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十六

